



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冊實洋一元二角

總局 南京成賢街一二一號
分局 太平路三二二號

中國通史綱要

第三冊

繆鳳林編著



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總局
南京成賢街一二一號
分局
太平路三二二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冊實洋一元二角

中國通史綱要

第三冊

繆鳳林編著

中國通史綱要第三冊目錄

第二編 歷代史略(中)

第八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葉一——三八〇

一、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概說

(一〇五)統一之盛……………一——二九

(一〇六)疆域之開拓與四夷之關係……………二九——六〇

(一〇七)漢胡混合之北統……………六〇——八一

(一〇八)異族之歸化……………八一——一二

(一〇九)唐代交通四夷之影響……………一二——三七

(一一〇)方鎮之割據……………三七——八二

(一一一)風俗之概觀……………八二——二五

二、隋之亂亡與唐五代之興亡

(一一二) 隋之亂亡與唐之興	一一五——一二七
(一一三) 唐初之治亂	一二七——二四七
(一一四) 唐中葉後諸帝與禍亂	二四七——二七五
(一一五) 五代十國概略	二七五——三〇七

中國通史綱要第三冊

浙西繆鳳林編著

第二編 歷代史略(中)

第八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概說

(一〇五)統一之盛 自北周靜主大定元年(共和紀元一四二二年以下同)楊堅篡周爲隋。收元開皇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北朝人庶日殷。帑藏日充。七年^{一四}滅後梁。九年^{三〇}滅陳。於是「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隋書高祖紀}。漢季以來。混亂分裂之局。復歸一統。區宇之內。復臻漢室治世之盛。而國計之富。尤過之。

隋書高祖紀「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

又食貨志「高祖開皇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

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咎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一四三）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一四三）二，江南又反，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一四三）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承其全盛，土地益闢，戶口益多。

隋書地理志：「高祖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五年（一四五〇）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遂恣荒淫。巡游征伐不息。史冊所載。其時宮室之盛。役民之繁。賞賜之費。師兵之威。幾駕秦皇漢武而上之。

通鑑。隋紀四。煬帝大業元年（一四四六）三月。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薊冊道。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開通濟渠。開邗溝。（見下二三葉）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尙。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輿。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鸞舳。體艤。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昭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

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罍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一四四

七）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四月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三年（一四四八）四月車駕北巡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

州以通馳道六月車駕頓榆林郡突厥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七月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鹿塞旌旗駐龍廷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辯擎氈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至太原詔營晉陽宮。

又隋紀五「大業四年（一四四九）正月穿永濟渠（見下二三葉）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

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資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四月詔於汾州之北營汾陽宮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

人。五年（一四五〇）六月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

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

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

六年（一四五二）正月，帝以諸番酋

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

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胡註：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樂，蓋始盛於此。）諸蕃請入豐

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

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二月，以所徵周齊

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十二月，穿江南河（見下二三葉）七年（

一四五二）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下詔討高麗，詔總徵天下兵，無間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

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鎭手三萬人，于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

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

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八年（一四五三）正月，

四方兵皆集涿郡。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餽，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

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序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史稱帝「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摹、淫荒無度、法令滋彰、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海內騷然」終於十數年間、「社稷顛隕、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隋書楊帝紀然百役繁興、皆出于人民之負擔、帝王之糜費、足反映社會之富力、非其時、民生富庶、物力充盛、煬帝固未易逞此無厭之欲、厥後洛口諸倉爲李密等所因、猶足以致百萬之衆、而長安府庫爲李唐所用者、至貞觀中猶未盡。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七八周上疏曰：隋家貯洛口倉（通鑑隋紀四大業二年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自文帝平一四海，至煬帝之亡，雖尙不足三十年。開皇九年至大業十三年，共二十九隋世一統之盛，蓋前此所未有矣。唐初承隋末羣雄爭亂之後，「百姓比於隋時，纔十分一。」（新

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周上疏語。按貞觀中魏徵諫太宗封禪，亦言「自今伊洛泊於海

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云云。見劉肅大唐新

語。貞觀十四年，太宗發兵擊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亦謂「吾往者朝覲，按在貞觀四年見秦隴之北

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云云。見舊書高昌傳。而國威之隆，則遠過之。當高祖武德

之世，暨太宗貞觀之初，四夷已多遣使入朝。詳下三四葉至三五葉自「貞觀四年（一四七）三月

甲午（廿九日）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戊戌（初三日）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

可汗。」新書太宗本紀。天可汗譯言天至尊。天皇帝。於是唐之君主不僅爲中國之天子，兼爲塞外諸族西域各

國共戴之天帝。

王溥唐會要「貞觀四年，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於是後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爲皇帝。天可汗諸蕃酋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卷七三及一百合文

聲威所及，絕域四裔，遠至波斯大秦，咸遣使貢獻。

新唐書東夷傳「日本，貞觀五年（一四七二）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流鬼，貞觀十四年（一四八一）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

通鑑唐紀九「貞觀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五年正月，上大獵于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又唐紀十一「七年十二月，上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新唐書吐蕃傳「貞觀八年（一四七五）始遣使者來朝。」

舊唐書西戎傳「焉耆國王龍突騎支，貞觀六年（一四七三）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

疏勒，貞觀九年（一四七六）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于闐國王尉遲屈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十三年

（一四八〇）又遣子入侍。天竺國王尸羅逸多，貞觀十五年（一四八二）自稱摩伽佗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

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罽賓國在葱嶺南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惟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一四七八）遣使獻名馬十六年（一四八三）又遣使獻搏特鼠能食蛇。」

新唐書西域傳「何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史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俱蘭貞觀二十年（一四八七）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識匿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俱密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多彌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波斯居達遏水（今底格里斯河 *the Tigris*）西國王伊嗣侯貞觀十二年（一四七九）遣使者沒似半朝貢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一四八五）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藥莖五葉赤華紫須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貞觀十七年（一四八四）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金精」

舊唐書南蠻傳「盤盤國貞觀九年遣使來朝貢方物陀洹國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訶陵國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墮和羅國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墮婆登國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

而貞觀二十年二十一年北荒之平其盛況尤曠古無兩。

新唐書薛延陀傳「貞觀十五年，延陀〔可汗夷男〕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不許。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摻賦諸下羊馬爲貲。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納貢後期，帝亦止行。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非計也。昔漢匈奴強，中國不抗，故節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二十一年〕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江夏王〕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千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薛〕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

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

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年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資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逆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按此詔全文見舊書北狄傳。詔曰：「惟其仁者光被，故能彌綸北極，輿蓋二儀，振絕代之英聲，畢天下之能事。彼匈奴者，與開闢而俱生，奄有龍庭，其上皇而並列。偕稱驕子，分天街於紫宸，仰應旋頭，抗大禮於皇極。緬懷遠古，力無能制。白朕臨御天下，二紀於茲，粵以眇身，一匡寰宇。始勤勞於昧旦，終致治於昇平。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雖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轄，纔掩

塞垣。長策風行、已振金微之表、揚威電發、遠譬沙場之外。鐵勒諸姓回紇月祿俟利發等總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收其瀚海、盡入提封、解其辮髮、並垂冠帶。上變星昴、歸於東井之躔、下掩歸林、祛入南山之囿。混元以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滅之。斯實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蓋由上靈儲祉、錫以太康、宗廟威靈、成茲克定。卽宜備禮、告於清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皐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蹕林州，白霫爲賓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庭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

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八月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玄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二十二年一四八九結骨入朝見後一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敬播序僧玄奘西域記

西域記成於貞觀二十年

曰「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攬槍而

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據高麗藏本誠者非虛言矣高宗

竟太宗未竟之緒拓地益廣詳次節麟德二年一五〇六行幸東岳亦爲空前盛舉

唐會要卷七「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文武兵

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菴